

## 我要参加八路军

□ 张宏飞

故事发生在长子境内仙翁山北麓下的善村村，那里山叠，沟壑纵横，土地肥沃；一条大河从南向北穿山而汇入漳河，是一个天然粮仓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驻石哲据点的日、伪、特务经常进入这里食、抢粮、抓人。

1941年夏的一天，这里发生过一件“一个农民用锄头一个敌人的头颅锄下”的故事流传至今。

带着这个离奇故事，我走访了善村村，故事主人侄子王贵堂及80岁以上的老人提起这事，都记不清。

### 闲不住的倔老头

王有福是一个地地道道、实实在在的庄稼汉，每天是早归，操弄得地里活。晚饭过后，倒头就睡，老伴经常唠叨：“吃粮不管闲事，天塌下来，他也不管。”

那是1941年夏收后的一天上午，这一天，正好是六六。百姓有一个旧习惯：到了这一天，穷、富都要改颜，吃小瓜菜拉面条，老伴心疼王有福黑天白日受累，今天让他放上一天假，休息上一天，吃上一顿好饭来说好了的事，王老汉起身后，坐在家里总觉得不滋味，还是到地里干活好。吃过早饭，他叫上二儿子和，拿上犁地的工具，拉上驴车，俩人一同来到了离余米的“黄眉沟”（犁转麦茬地改种麦茬小豆）。

十七岁的王安和，长得身材不高，但腰圆膀圆，劳动劈门不多，猛力不小，在家里与兄弟几个争强好胜，他大哥王保和也常忍着他。在村里看见不顺眼的气就上来了。母亲怕他生事，经常让他跟父亲到地里。

今天，他照常跟着父亲来到了地里，父亲执犁，他跟着到调头的时候去牵牲口。

犁地中，随时都会出现王老汉“咧咧”“哒哒”声。

“咧咧”“哒哒”声召来了两个清乡、蚕食的敌人，大山的喊声有一种回音。“犁着……”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小时，王老汉感到有些困意，停住牲口，随手坐在地上，一阵起来了。

突然，从山圪梁上走下来两个背着枪的敌人“黑狗子”从，他们是有预谋的。他们快步来到王有福眼前，迅速顶住王的心口，说：“不许动！动就打死你！”另一个敌人用缰绳解开，牵着牲口要走。

这时，王有福的头要气炸啦，这是明抢百姓的牲畜啊，两个敌人说：“明抢怎么啦，再不老实，连你给弄死！”说着，枪托接二连三的砸向王有福。

王有福顾不了许多，抱住牵牲口的那个伪军的腿，一个劲的求饶：“不要牵走我的驴，它是我全家人的命根，饶了我们吧，老总！”这头驴很懂人性，敌人越牵，它越不走，四只蹄一动不动，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不动。

毛驴在王老汉的精心饲养下，吃得膘肥体壮，与主人感情深厚，它怎愿离开自己的主人呢？

正在这被抢的紧急关头，在地南头摘酸枣的二儿子王安和听到有嘈杂声，抬头一看，两个穿黑衣服的敌人驱赶自家的驴，殴打他的父亲。王安和知道情况不好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跑步来到生事地点，看到这一幕，火从气上烧，胆从天来，抓起锄头猛向翘着屁股牵驴的那个敌人。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锄头不偏不倚地锄向敌人的头颅。他连吆都沒有吭一声，脑袋就搬了家。另一个黑狗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想到自己也难免保住这狗头，拔腿就跑。

王家父子俩知道今天闯了大祸，王有福后边还有敌人来，赶紧催促王安和说：“赶快跑！”王安和弯腰掂上敌人的枪，就往山沟深处跑去。王有福把敌人的尸体扔在了地边的水沟自己也躲了起来。

### 敌人报复 王家遭火

王有福的老婆刘翠花，从老伴催着非要下地干活走了以后，她的眼皮“咯咯”地直跳，院里大榆树上老野雀也“喳喳”地叫着，她心想，今天不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。她担心王安和，怕他惹事。不过，今天他跟着他爹下地去了。又想起大儿子王保和，今天他约伴到煤窑担煤去了。

中午时分，王保和风尘仆仆地担着煤回来啦，刘翠花的心才踏实了。她赶紧给大儿子做好的饭端上，随后就盼着王有福父子俩。

她站在门口左等右等，大路上也看不见人影，嘟囔着：“倔老头，不让你下地，你非去不行。晌午了，还不回来！”说着，来到了大门外，看到自家的驴，无精打采地站在驴场上，用它的眼神告诉“出事啦”。刘翠花“啊”了一声，拔腿就往去地的方向跑，想看个究竟。

她刚跑出去不远，就被一群凶神恶煞的鬼子兵、黑狗队挡了回来。进村后，地里跑回去的那个敌人，指着王有福

家的驴向警备队长白瞪眼说：“就是这头驴。”白瞪眼下令挨家搜查。王家是独院，当敌人闯进院，王保和从屋内出来，敌人把王保和误认是王安和，顿时五六个黑狗（警备队）蜂拥而上，把保和按倒在地，拳打脚踢，打得他鼻青嘴肿，遍体伤痕，又把他家里里外外翻箱倒柜抢劫一空。王保和五花大绑被敌人带走。

### 分区队奋力出击 阳鲁河营救群众

长子抗日第三区得知消息，考虑到敌人报复，群众受害，区委书记韩向阳、区武委会主任（兼阳鲁驻村长）张宝山，分区队指导员范成旺分头行动。一方面派人寻找王有福，王安和，绝不能让他俩落入敌人魔掌，另一方面迅速赶赴善村保护全村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当张宝山、范成旺、张杰、张奇则、张德金等分区队赶到善村时，敌人已经撤离，王有福、刘龙则等3家的房顶冒着浓烟，大火烧到了屋顶，张宝山想敌人没有走远，急忙让张奇则、张杰、张德金帮群众灭火。他与范成旺带领分区队人员抄近路，拦路袭击敌人营救被抓群众。

下午五点左右，敌人绑架着王保和、刘翠花母子俩，沿着河边小路，一流长河地走进我分区队设好的袭击圈，阳鲁至城阳村的河口，这里地势狭窄，两山对峙，是袭击敌人的有利地形。

当敌人押着被抓的人走进袭击圈时，“轰轰”的爆炸声把敌人拦截为两段，前头押着王保和等人一伙的伪军，两颗手榴弹的爆炸声，已吓得抱头鼠窜，我分区队把抓群众安全转移，一阵枪响过后，我分区队迅速撤离。

群众被救，敌人却遭到了重创，他们是“偷鸡不成，赔了把米”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。

时过两天，王安和回到了分区队，把所缴获的敌人那支交给队长张宝山，要求参加分区队，狠狠打击敌人。一年后，王安和按照组织安排，逢调去安泽、良马一带开展对敌斗争。

王贵堂讲述后，湿润的双眼夹杂着对敌仇恨的目光，默默地坐着，笔者也沉浸的回味着：战争是多么的残酷，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在中华大地犯下了滔天大罪，我们决不能忘掉过去的历史，要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争取未来的更大光荣，迎接新时代幸福的曙光。

## 读党史 跟党走

□ 李保红

走进丹朱城，漫步在宽敞平坦的丹朱大街上，眺望着林立的高楼，看着穿梭的车辆，文明有礼的城市行人，所到之处，处处生机焕发，令人心旷神怡，……

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102周年，一股股暖流在我胸中奔腾，嘹亮的歌声在我心中回荡：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有了共产党才有今天的幸福时光。

曾难忘——

南湖上航行的那条小船，井岗山上的松柏和翠柳，万里长征前进的脚步，粉碎蒋家王朝的硝烟战场，无数共产党人冲锋陷阵，无数英雄人物血染疆场，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大典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在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。

从1921年至今，我党走过了102个春秋，回眸党史，百年征程使命如磐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。在党的指引下，我们各方面工作有了很大突破，党指引各行各业，从一个个胜利走向辉煌。

永难忘：

祖国大地上的炎黄子孙，读党史跟党走，信心百倍踏在新的征程上，唱响科学发展观，搞改革开放，脱贫攻坚，抗洪涝、救灾灾，防控疫情……威名在全世界唱响。

丹朱儿女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装，发鸠山上党旗飘，金山银山党旗扬，漳水滔滔唱赞歌，丹朱儿女跟党走，高举党旗向前进，为国腾飞献力量！

## 七一抒怀

□ 任春晨

怀抱青山不老松，满眸雅韵自成峰。铮铮誓念豪情在，风采依然向日冲。



发鸠山

摄影作品：  
许仲英

刊头题字：  
吴凯翔

## 闲居陋室听雨声（外一篇）

□ 管淑平

春雨绵绵，感觉似在醉眠，此时听雨难以听出其中味；秋雨霏霏，带着三分惆怅，听着雨又不免加重感冬日里，朔风刺骨，能欣赏的就只有皑皑白雪和简朴木。因此，听雨，最好是选在夏季，而夏季中最佳雨时间，我认为，当属于大暑。

腐草为萤，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。”这是大暑节气里。

萤火虫的繁殖与生长离不开水，作物的生长也

水的浇灌，然而，较为难得的是，在大暑里，雨水正如往，变得充沛了起来。

大暑正值“伏”阶段，气温也渐渐地变得炎热潮

夏天的节奏铿锵地推向高潮。树荫下，懒懒地安

居草为萤，土润溽暑，大雨时行。”这是大暑节气里。

萤火虫的繁殖与生长离不开水，作物的生长也

水的浇灌，然而，较为难得的是，在大暑里，雨水正如往，变得充沛了起来。

如果只是单纯地下雨，就未免显得单调，有点不够

尽兴。风，是雨永远的好朋友，它摇曳着一阵阵清新的

花香与泥土的蓬松味道，如约而至。夏天的模样空

精彩来，但定会久久地被震撼着，这是大自然的合奏曲的魅力所在。

如果只是单纯地下雨，就未免显得单调，有点不够

尽兴。风，是雨永远的好朋友，它摇曳着一阵阵清新的

花香与泥土的蓬松味道，如约而至。夏天的模样空

精彩来，但定会久久地被震撼着，这是大自然的合奏曲

一种感受和一种心境。

### 苦苣之美

冷在三九，热在三伏，进入了大暑之后，伏天的节奏

算是热浪滚滚地拉开了。烈日似火，燥声不绝，幸好

凉菜便做好了。翠色的茎叶在青花瓷盘中静静

展开来，带着调料的酱香味和植物原本独有的清

苦苣的苦味，在食物与食物的搭配、磨合之下，全然

不见。“小园桃李空，数枝独苦苣。同心相过时，小搥

煮。”至于南宋诗人滕岑在诗文里提及的烹煮苦苣

另外的做法了。

其实，苦苣的苦味，苦苦的苦，全然不见。苦苣的苦味，苦苦的苦，全然不见。

苦苣的苦味，苦苦的苦，全然不见。苦苣的苦味，苦苦的苦，全然不见。